

名人画像



Heinrich Heine von Lützow

MINGREN
HUAXIANG

[美] 房 龙 /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Heinrich Heine in London

名人画像

〔美〕房 龙 / 著

名人画像

本书编译组编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汉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250千字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80605-678-2/1·583

定价:1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723000)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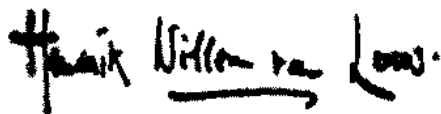
1	伊拉斯谟
12	拉伯雷
23	索齐尼叔侄
34	蒙 田
40	阿米尼斯
50	布鲁诺·
54	斯宾诺莎·
68	太阳国王
72	腓特烈大帝
76	伏尔泰
101	莱 辛
106	汤姆·佩因
109	沉默者威廉
128	忍辱负重的乔治·华盛顿将军
140	空想主义大师托马斯·莫尔爵士
149	三位语言大师
179	笛卡尔
208	爱默生

220	西奥多拉皇后
235	伊丽莎白女王
257	罗伯斯庇尔
302	托克马达
310	柏拉图
331	孔 子
348	但 丁
360	达·芬奇
376	孤居才女埃米莉·迪更生
382	天才乐师肖邦

伊 拉 斯 谟

这个孩子一出世就遭到了不幸。他是一个私生子。中世纪的人们，对上帝和大自然有着亲密的感情，对待这样的孩子，当然比我们敏感得多。他们为之深表遗憾：这种事是不该发生的，是他们强烈反对的。但除此之外，他们很单纯，并未惩罚这个摇篮里的婴儿，因为这实在不是他的错。伊拉斯谟的不平常出世，只给他带来了一点不便，即他的父母似乎都太糊涂，完全不知如何应付这种局面，而把两个儿子托付给亲戚了事。

这些亲戚，不是愚笨透顶就是浪荡成性，也不会看管这两个孩子。自从妈妈去世，兄弟俩就再也没有了自己的家。最初他们被送到德汉特一所著名学校去读书。那里有的老师参加了“共同生活兄弟会”，但是根据伊拉斯谟后来写的信件，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共同”与我们所理解的字眼大不相同。后来，兄弟俩被拆散，年幼的伊拉斯谟被带到豪达，置于拉丁文学校校长的直接监护之下。这位校长同时也是三个管理孩子将来继承的微薄遗产的监护人之一。如果当时的学校，和400年以后我所访问的学校同样糟糕的话，我只能为这个可怜的孩子感到难过。更糟的是，这三个监护人几乎花光了属于他的每一分钱；为了逃避起诉（当时荷兰法庭对此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Henrik Wilton van Loon". The signature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somewhat stylized script. The first name "Henrik" is on the top line, and "Wilton van Loon" is on the bottom line, connected by a horizontal line.

类事件十分严格)，匆匆把他送到了一所修道院，并预祝他幸福，因为他现在有一个“安定的未来。”

历史神秘的磨盘最后把这一悲惨经历转化成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但是我不愿想像这位敏感的年轻人度过的那段艰苦岁月。他与世隔绝，不得不整天跟那些粗俗愚笨的庄稼汉子打交道。

万幸的是，施泰恩修道院松弛的纪律使伊拉斯谟得以把大部分时间埋头于阅读前任修道院长整理出却又被遗忘在图书馆里的拉丁文稿。他孜孜以求，汲取营养，直至成了一个古典研究的活百科全书。这段经历为他以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生活漂泊无着，找不到图书馆查询资料。不过这已不必要了。他完全可以凭记忆引章据典。凡读过他大开本著作或其中一部分的人（生命是如此短暂），将会由衷赞叹渊博的古典知识在15世纪意味着什么。

伊拉斯谟最后离开了修道院。像他这样的人是不受环境影响的。相反，他却能在极端不利条件下营造出有利于己的环境来。

自此，伊拉斯谟开始了他的自由生活，四处游历，寻找一片能安下心工作而不受崇拜者打扰的净土。

但是，直到他的灵魂静躺在天堂的墓室，他才享受到片刻“真正的安宁”。对于追寻苏格拉底和芝诺等先哲足迹的



伊拉斯漠沉溺于他慣常的打盹之中

Frank William Law.

人们来说，这一刻弥足珍贵。

伊拉斯谟的漫游故事人们已讲得很多了，我不再重复。总之，只要有三两个人以“真正的智者”名义聚集在一起，他迟早会在那儿出现。

他曾在巴黎讲学，差点儿因饥寒交迫而死；他在剑桥教过课，在巴塞尔出过书，他曾试图（尽管徒劳）向以巩固保守著称的卢万大学输送一些启蒙之光。他在伦敦渡过了大半年，获得了都灵大学神学博士学位。他对威尼斯大运河了如指掌，对新兰岛的泥泞道路也相当熟悉，毫不逊于伦巴底的阳光大道。罗马的天空、公园、行街、图书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即使传说中的忘川也不能抹去他记忆中的圣城。有人愿付丰厚的年金，请他搬到威尼斯居住。每一所新成立的大学都诚挚邀请他前去担任任何一个职位。即使他的偶一光顾也被视为全校的莫大荣耀。

伊拉斯谟坚决回绝了所有的邀请。他认为这代表着一种威胁：束缚和依赖。他只想保持自由，随心所欲。他想要舒适的屋子，不要破敝的棚房，他喜爱有趣的玩伴，讨厌呆板的家伙。他知道什么是布尔根迪的美酒，什么是亚平宁的红墨水。他只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但如果他不得不称某个人为“导师”的话，他的理想就不可能实现。

伊拉斯谟为自己选择的角色，如同人类的一盏知识探照



灯。无论当代历史的地平线上涌现什么东西，他立即把自己的智慧之光洒向它，让他的同胞认清事物的本来面目，剥去所有伪装，拆穿它的愚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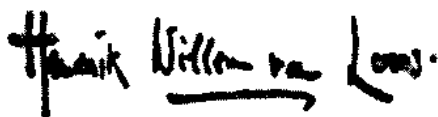
伊拉斯谟能够在历史最动荡的时期做到这些，既避开了宗教狂热分子的愤怒，又摆脱了裁判所朋友的纠缠，这是他常被人指责的地方。

提及先人，后代似乎总对殉道的义士有着无比的深情。至少12代有识之士疑惑的问，“为什么这个荷兰人不坚定地站在路德一边，为宗教改革拼命呢？”

回答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暴力并非伊拉斯谟的本性。他也从未把自己当成什么运动的领袖。有很多人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总想告诉人们如何实现太平盛世，但伊拉斯谟丝毫没有这种感觉。他反对在重新布置房间时非拆毁旧家不可的想法：非常正确，屋子亟需修缮。排水系统已经老化，住户早已搬走，花园里堆满了杂七杂八的垃圾。但是，只要房东兑现他的诺言，我们再花点钱急修一下，情况完全可以改观。伊拉斯谟就想到此为止。尽管他的敌人轻蔑地称他“温和派”，他却做成了许多甚至比极端的激进分子更多的事情。

像所有真正的伟人一样，他不赞同制度。他相信拯救世界的希望在于每个人的热忱。改造好每个人，也就改造了全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that reads "Henrik Wilton van Loon". The signature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somewhat stylized script. The first name "Henrik" is on the top line, and "Wilton van Loon" is on the line below it, with "van" written in a smaller, more compact script.

世界！

因此他直接向普通群众呼吁，攻击现存的不公，而且做得非常巧妙。

首先，他写了许多信件。写给国王、皇帝、教皇、牧师、骑士甚至无赖恶棍。他写信给每一个愿意接近他的人（要知道那时的信件不贴邮票得由专人送）。只要提起笔，不写满八张纸他就不罢休。

其次，他编辑了大量的古文教科书，因为以往的课本被剽窃引用太滥已失去了任何意义。为此，他又专门学习了希腊文。试图掌握这门禁用的语言被虔诚的天主教徒认定，伊拉斯谟内心是个异端。他们说希腊文是门邪恶的语言，会使人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可能被诱使去比较原本的福音书和声称原版引进的译本的异同。不久他就会深入犹太人区学习希伯来语，在那儿开始反叛教会的权威。所以，拥有一本充满希其古怪的文字的书被视为有事实上的秘密革命倾向。

教会长老们常常闯入伊拉斯谟的屋子，搜查有无违禁书籍。仅仅为了生存而教他一点本国语的拜占庭难民则被迫离开了赖以避难的城市。

但伊拉斯谟克服了重重障碍，学会了希腊文。在他为圣西普里安、克里索斯托和其他教会先驱们编辑的著作注解里，他隐藏了许多对时事的评论。如果这些评论单辑成一



在这一新书房中，伊拉斯谟非常高兴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Henrik Willem van Loon". The signature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somewhat stylized script. The first name "Henrik" is written in a larger, more prominent hand, followed by "Willem van Loon" in a slightly smaller, more regular cursive hand.

册，是绝不可能出版的。

这种狡黠的注释方式，在伊拉斯谟创造的另一种文学作品里又展示了它的魔力。我指的是他收集的著名的希腊和拉丁谚语，以使当时的孩子们能逐步学会用优雅的言辞写作古典作品。

这些格言里充满了睿智的评论。那些保守的人们怎么也想不到这居然出自教皇的朋友之手。

最后，他是一本奇怪的充满灵感的小书的作者。当初此书纯为博得朋友一笑而作，后来却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占据了显赫地位。这本书名叫《愚人颂》。我们恰巧知道它的写作过程。

那是在1515年，有人写了一本小册子，惊动了全世界。人们无法分清它到底是在攻击修士还是为寺院生活辩解。书的封页上没有署名，但明眼人一猜便知是马尔里克·冯·赫顿的手笔。果然，这位聪明的年轻人、桂冠诗人、当地乐队的风琴演奏员为该书的写作承担了艰巨工作，尤其写作了其中吸引人的滑稽部分，赫顿先生也为之感到自豪。当他得知大名鼎鼎的英国新学领袖托马斯·莫尔都赞扬了他的书，便写信给伊拉斯谟向他请教有关细节。

伊拉斯谟对赫顿素无好感。他有条理的头脑（反映在他的生活上有条不紊）对那些邋邋遢遢的条顿人毫不仁慈。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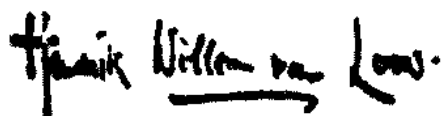


为他们只晓得在白天挥舞着笔和剑（还说是为了启迪人们智慧），然后到酒巴里狂饮苦味的啤酒，借以忘却对当世的不满。

但冯·赫顿确实是个天才，有他自己的一套。伊拉斯谟客气地给他回了信。而且，随着行文，愈加盛赞他那位英国朋友的美德，描绘了一幅美满动人的家庭景象，称托马斯爵士足可以为全英国家庭树立楷模。也就是在这封信里，伊拉斯谟提到了也是幽默大师的莫尔，给了他创作《愚人颂》的灵感。很可能是莫尔创作的一本善意的闹剧（真正的诺亚方舟，带着他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小猫、小狗、私人动物园、私人乐队、戏班子和业余小提琴师们）启发了他写作一本逗乐的小书。

这使我隐约想起了英国滑稽木偶剧《潘趣和朱迪》。这是几个世纪来荷兰小朋友们唯一的一个取乐的剧目。尽管对话很粗俗，但此剧也有严肃的道德教育意义。声音空灵的“死亡”是全剧主角。其他角色次在这位衣衫褴褛的主人公前露面，做完自我介绍，又一个接一个地，在年幼的观众们的喝彩声中，被迎头一棒击倒，扔进了模拟的垃圾堆。

在《愚人颂》一书中，整个社会的面纱被仔细剥开；愚人像个验尸官，不露声色地站在一旁，不时发表些评论，赞扬广大公众。中世纪的大街上所有的人物都被搬进了书里，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Henrik Willem van Loon". The signature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somewhat stylized script. The first name "Henrik" is written in a larger, more prominent hand, followed by "Willem van" in a smaller, more compact script, and "Loon" at the end.

没有人能例外。闲荡的僧侣，带着他们伪善的嘴脸，虚夸的游说和无知的争辩，一起遭到了鞭子的痛打，成为人们难以忘怀的一幕。

连教皇和他的红衣主教、大主教，穷困潦倒的渔夫以及加里利的木匠都被列入清单，亮了好几次相。

伊拉斯谟塑造的“愚人”形象，是远比通常喜剧作品中的玩具跳偶深刻的人物。在这本书里（实际上在他所有的著作里），伊拉斯谟宣扬了他自己的哲学，我们可以称之为宽容哲学。

正是彼此宽容互不侵犯的思想，坚持神圣教规的精神而不计较于文书中逗号或分号的差别，把宗教看作一种道德理论，而非一种政府形式，正是这些使得一本正经的天主教徒和基督徒们猛烈地抨击他，说他是一个“不信神的恶棍”是所有真正的宗教的敌人，他把真正意图隐藏在了一本小书的滑稽辞章中，以达到污蔑耶稣的目的。

这种攻击一直持续到伊拉斯谟逝世，从没有奏效。在一个把教科书增一字减一字都可能被送上绞架的时代，这个鼻子高挺的小个子男人，活到了70岁。他公开宣称自己无意充当大众英雄。不想从刀枪争斗中获取什么利益。他清醒地认识到，一旦一个小小的理论问题被升级成一场宗教战争，世界将会崩溃。



于是，像个巨大的海狸一样，他日夜工作，修筑理智和常识的大堤，希冀多少抵御一下无知和不宽容的恶流。

他失败了。根本无法阻止从德意志和阿尔卑斯山脉泻下的充满着邪恶与仇恨的洪水。他死后不几年，他的著作就被冲刷得干干净净了。

但是，他曾经营的大堤如此顽固，以至被击毁的碎片，被冲刷到后世的海滩边时，终于能雄辩地证明，人类总有一天能拥有一座足以抵御邪恶的堤坝。

伊拉斯谟于 1536 年 7 月辞世。

他从未失掉过自己的幽默感。他死在了他的出版商家里。

拉 伯 雷

伊拉斯谟的名字可以印在令人尊敬的书中，不怕拿给全家老少来读。但是在公共场合提到拉伯雷却会被认为有伤教化。确实，这个家伙非常危险，已经有法律颁布以防止他那些邪恶的著作落到天真无邪的儿童手中。

对于 20 世纪的普通读者来说，拉伯雷的作品枯燥乏味，和《汤姆·琼斯》以及《七面山墙的房舍》相差无几。从来就没有几个人读完过那冗长不堪的第一章。

其次，他说的东西明明白白，并没有故意暗示任何言外之意。拉伯雷使用当时老百姓的语言来写作。那当然不是我们今天的日常用语。不过在那个百分之九十的人类都与土地相依为命的时代，作家有啥说啥，不会使用春秋笔法。

不，这位杰出外科医生的作品现在遭受到反对绝不仅仅因为他大量并且有些直言不讳地采用方言。真正的原因在于恐惧。许多优秀的人们，每当他们面对一位公开拒绝向人生低头的人的观点时，就会产生这种恐惧。

照我看来，整个人类可以分为两种人：那些向生活说“是”的人和那些向生活说“不”的人。前者接受生活，而且无论命运对他们的赐予多么不公，都能坦然承受并尽力而为。